

## 養 鷺 記

如 萍

由於人類的賦性不同，和生活環境的差別，所愛亦各有殊異，我所衷心鍾愛的，既不是好玩的花、鳥、蟲、魚，也不是陶冶心性的琴、棋、書、畫，而是潔白如雪，豪邁而善良的鷺。

我對鷺的喜愛，並不是從今天始，早在孩提時期便與牠結下了不解之緣。

幼年家居時，客廳裡掛了許多名人字畫，其中有一幅是古代名人筆下的「羲之愛鷺」，據說那幅畫是祖父在世時，以數十畝良田的代價換來的，並且還參加過多少次古畫展覽，其珍貴可知。雖然那時我還不懂得欣賞名畫，但由於父親在茶餘飯後時常品評那幅畫的佈局和筆法是如何地高明精巧，以及畫中人——書聖王右軍的書法人品，是怎樣地崇高偉大，那幅畫在我的幼小心靈上，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年齡一天天的長大，知識領域也一天天的擴展，漸漸地，我便由傾心名畫進而崇拜畫中的人；更由崇拜畫中的人進而愛上了畫中的物——鷺。

到，鷺在人們心目中是佔着多麼神聖的地位。

故居左近，有一個四季不乾的大池塘，四週圍繞着參差的楊柳，中間雜生着茂密的荷菱；從初春起直到秋後，塘裡經常是滿目青翠，一片碧綠，翠綠叢中點綴上村人飼養的鷺鴨，却更給「綠池」生色不少。當夕陽西照，晚霞暉映着水面的當兒，漂浮在綠波上的白色的鷺鴨，猶如片片湖海歸帆；那情調，不僅會使人有入畫的感覺，更會給人一種超脫的境界。

每當綠林蔭濃，荷花盛開的時候，我便約着村中的游伴，打夥兒去作塘畔的「不速之客」。我們有說有笑的，坐在垂柳下的大青石上，一面咀嚼着清新的鮮蓮子，一面仔細欣賞游泳在綠蔭下白鷺，作着種種逗人喜愛的遊戲，這時，我無染的童心，便會跟着微風掀起的漣漪游去！……

我整個的童年歲月，都消磨在這種如詩似畫的環境裡；升省中時，便離開了風光旖旎的故鄉，和溫暖的家園。

拜友，先弄了兩支銀灰色的小鷺養在寓所裡。雖然牠彌補不了我家破人亡的創傷，但在心理上却也是一大安慰，小鷺與我形影不離，日夕與共，我的精神便漸漸地好起來了。

可是，世事無常，不可逆料，一件使我更傷心的事，又接着發生了：當那兩支得來不易的小鷺羽毛尚未豐滿，却突然病了！牠倆不吃不玩，整日疊伏在走廊的一角，閉目垂頭，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玩皮活潑；我看着那種痛苦莫訴的樣子，和相依相偎的情景，心裡感到一陣難過，幾乎要流出淚來！

我對小鷺突來的病症，可以說是想盡了方法，費盡了心機；終挽回不死亡的命運；就在生病後的第三天，牠倆就在同一個日子裡，結伴離開了人世！我孤獨地，淒清地守望着兩支僵硬的屍身，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一方面為小鷺的天亡致哀，另一方面也是為自身的遭遇感傷！傍晚，我含着眼淚在小園裡為牠們掘下墓穴，草草掩埋下，並以木板一方，楷書「鷺塚」二字樹立坟前，作為牠倆的墓碑；兩個降世未幾的小生命，便在那裡永久安息了！

接着，我因愛傷重重，不勝心靈的負荷，也病了！

一切要做的，放膽去做吧，只要如是如來正業。

發願吧，芬陀利華，願三塗六道都為你的願力而超升樂國，像小翠般——老木又在烟圈中出現了！像地藏王菩薩。

芬陀利，願海無邊，願妳一切成就。正如所有偉大的作家，從事拯救靈魂工作，像莫里哀，愛米爾，這種成就決不是平凡作家，可以比擬！

親愛的同伴，發大願，這是妳跨進佛門第二個課題，但願妳我同坐一條船，載盡六道蒼生，同登彼岸。

## 宜蘭念佛會再版

## 「釋迦牟尼佛傳」

「釋迦牟尼佛傳」，釋星云著，於去年八月出版以來，精裝本每本臺幣三十元，已銷售將罄，為了佛陀二千五百年紀念日，廣為宣揚佛德，現應各方要求，由本會發行普及本問世（即平裝本），用白報紙精印，為給讀者優待，於四月十五日前參加附印，每本只收成本費新臺幣十元，五月十五日（舊曆佛誕前）出書，出版後每冊十五元，機會難得，希望各方多多參加附印，贈送親友，勸其信佛，功德無量！寄款處：宜蘭市中山路宜蘭念佛會（如交本刊劃撥帳號代收每本加收郵匯費一元）